

让精神远游，带我们抵达生活的另外一面——

最好的旅行，发生在自己的世界里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

九月，又到了适宜旅行的季节，然而比之身行所及，我们似乎更期待一场精神的远游。

葡萄牙作家佩索阿在《惶然录》里讲述他“头脑中的旅行”：“黄昏降临的融融暮色里，我立于四楼的窗前，眺望无限远方，等待星星的绽放。我的梦幻是一些旅行，以视阈展开的步履，指向我未知的国度、想象的国度、或者说简直不可能存在的国度。”法国作家塞利纳的小说《长夜行》里也有类似的“神游”：我的旅行完全是想象出来的，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。我们的旅行从生到死，人和牲畜，城市和事物，全都是想象出来的。所有的人都会想象，只要闭上眼睛，它就在生活的另外一面。

所以，最好的旅行发生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多年前作家赵松在他的随笔《最好的旅行》里也表达了对旅行的态度：“很多时候，人们非常容易将自己的生活被动地纳入那个貌似完全敞开的世界，总是能够安全抵达人人都能抵达的地方，看到人人都知道的风景和故事，但这样的旅行，又有多少的意思呢？对于我而言，最好的旅行，只能发生在‘自己的世界’里，那里，永远是一个为想象所充溢的世界。”在今年八月出版的小说新作《你们去荒野》中，赵松终于在自己的世界完成了一次精神远行，那里有荒野，机器人，月球，海洋馆以及都市的陌生人。他生活在人群中，却仿佛已经抵达“生活的另外一面”。

在自己的世界发起一场远游，据说这是当下年轻人普遍的精神状态。“90后”作家路魆依托凶猛强大的想象力开启他的“吉普赛郊游”，抵达现实的平行宇宙；同样是“90后”的顾文艳“一跃而下”，以“世界青年”的精英式写作记录日常里的反常，浮世生活中的悸动和不安；“85后”索南才让书写他所熟悉的西部草原万物的生命状态，告知我们当天下即远方的真谛——

他们的肉身或拘囿于某处，搁浅于日复一日的庸常，精神却奋力漫游，于思想的深处，想象的边界漫游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，更是一种保持清醒与自省的能力。

从旧世界到新世界： 绞刑山上的秋千隐喻

作家路魆在他的新小说集《吉普赛郊游》里显示了他超现实的精神状态，其中充满了象征性的符号和诡谲的隐喻。如同他为自己所起的笔名“魆”一般，他的写作幽深繁复，带着谜一般的泛灵气质，难以简单地划归为某一类。“他笔下的故事灵动而诗意，充满超越物质现实的古怪幻境，他笃信语言的召唤性——那种借由词语抵达万物通灵的自觉，仿佛只要用词足够精准，想象力足够凶猛强大，那个召唤的世界就能如约而至。”熟悉他文字的朋友如是评价他。

小说集开篇的“绞刑山索隐”就让人着迷，讲述绞刑山的最后一任守山人“我”，终日逡巡于山腰的牌坊与山下的旅馆，在人群中保持距离地独行，他遵循祖辈流传下来、却忘记了具体内容的劝诫词，将阻止游客上山作为自己的恒久责

我缓缓呼了一口气，坐在秋千上，调整好坐姿，用力蹬了一下崖口岩石。当我把自己荡到最高处时，硕大的朝阳刹那间把天空染成了血红色。父亲，我知道劝诫词是什么了，不正是我身下这块易碎的秋千板发出的那种像是躺在号叫，又像是颈椎脱位的巨大爆裂声吗？吱吱嘎嘎！活像一道活着的绞刑。

比起真实的现实生活，更让路魆着迷的是勾勒精神的幽暗空间，那些奇诡氤氲的梦境，灵魂深处隐秘的存在，然而一切似乎都是现实的隐喻和写照。绞刑山更像是横亘在每个人心头的恒久的不变，“可惜世界变化对于个人的恒久而言，是怀有背叛的”，恐惧和信念赋予“我”的生存意义最终被送上了绞刑台。面对变化的世界，肉身唯有坐上秋千，直面现实的真相。这也是贯穿这部小说集的主题。在《魔一般的夤夜》中，少年明惠在山上的佛寺洞悉了佛寺的历史和父亲的秘密，被玷污的佛性瓦解了他的完美世界，佛寺的历史和父亲的秘密对他而言同样如同“绞刑台”，将固有的、不变的绞碎。而在那篇

走与归来”的直接隐喻：艰辛的漫游后，奥德修斯不一定能重新掌权旧世界，在故乡等待他的或许是一场决裂和瓦解。

在《吉普赛郊游》的后记中，路魆坦陈小说集中的十部小说，都是在向自己的旧世界告别：“这些小说习得的是这样一种霉菌思维：人物成为旧世界的物质分解者，在体内重建能量秩序，最后向新世界喷吐孢子以完成精神迭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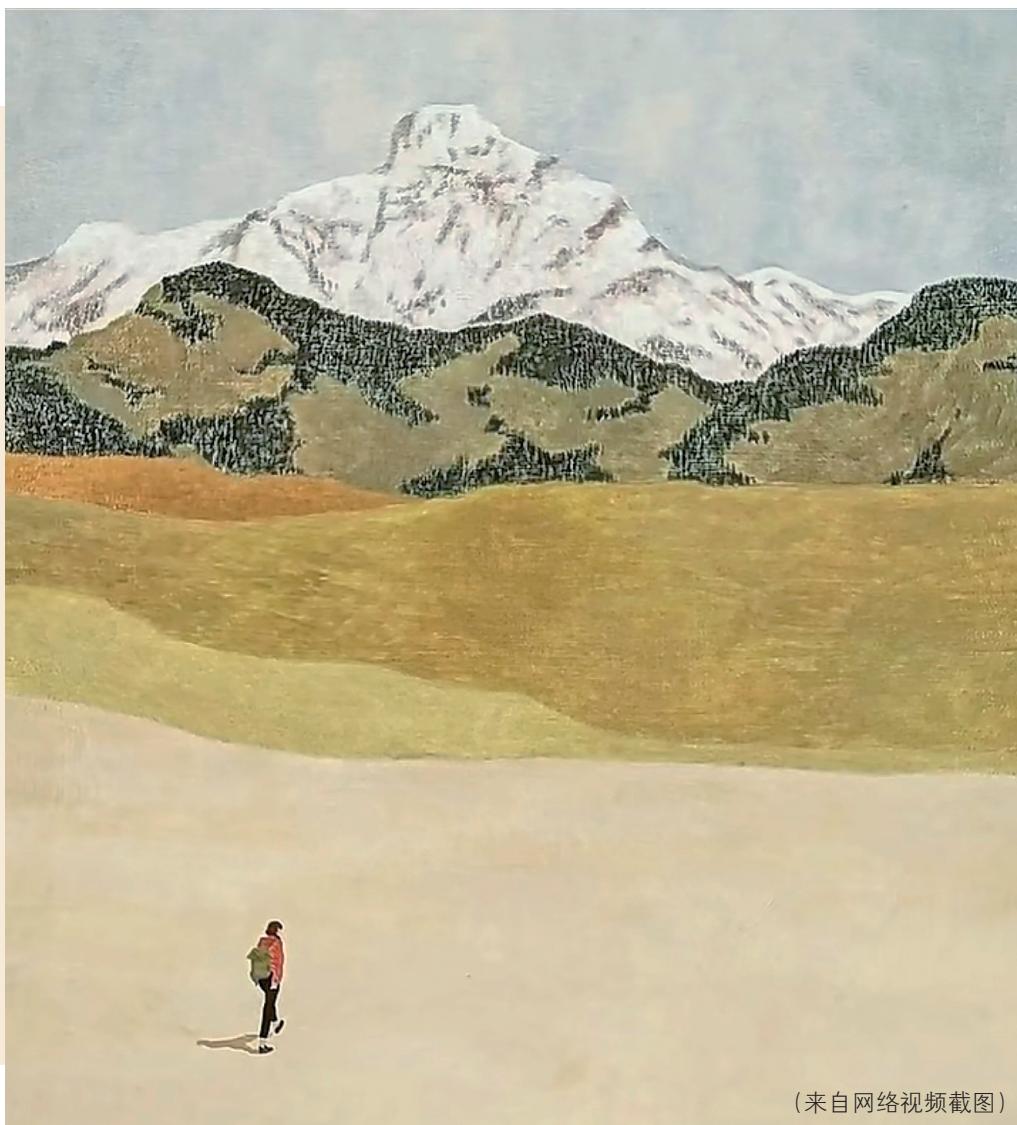
从“表世界”到“里世界”： 一跃而下的勇气

现实中，路魆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迭代。在六年前辞职成为专职作家前，他经历过两次不愉快的职场生涯，同时倍受家族疾病的困扰，或许离群索居本身即是他的生宿命。他回到乡村写作，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——“南方的雨季漫长，身陷其中的人仿佛一团霉菌苔藓，除了写作、阅读、散步，日子仿佛是永恒而重复的”，路魆提到：他写作的窗外有一堵墙，每每透过窗口望向世界，总感觉这堵墙像是自己永远都跨不过去的牢笼，让人生出想要出走的冲动，他形容自己是一颗孢子，发现在自我围城之外，有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存在，必须在膜完全破溃之前，决定留在“里世界”还是走到“表世界”。这种冲动正是他小说创作的原动力。

在《吉普赛郊游》的后记中，他这样总结：无论身居何处，人始终怀着一种出走与离散的欲望。2023年，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路魆终于踏上了真实的人生郊游，他去英国，看白垩色的大西洋海岸冷寂风急；去泰国和马来西亚，扎进高热潮湿的雨林和海岛，看犀鸟在黄昏起飞，猴群在林间跳跃……将自己从书斋中抽离，和真实世界碰撞，向墙外苍野跋涉。突然想起澳大利亚华裔作家贺淑芳在其新作《时间边境》中所言：“世界如此危险，但我们终归还是得出走，无论是以言说，或者起身行动。离开小心翼翼的安全坐标，否则什么也不会发生。”这大约会是所有向海而生、灵魂开放自由的写作者共同的心声吧。

与路魆从“里世界”到“表世界”“出走”的勇气不同，顾文艳的“出走”则是从“表世界”到“里世界”的过程，自带“世界青年”的精英气场，她在新出版的小说集《一跃而下》中不断追问着“90后”一代与世界的关系，极端的疫情背景赋予了这番追问更大的坦诚与意义。何为“世界青年”？就顾文艳而言，她是有着良好国际教育背景的青年学者，除了作家的身份，同时也是“铁人三项”的运动员。而即便如此优异，却依然有着无法解决的个人问题：“我与世界的联系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，而这个世界早已变得昏暗无常。”在顾文艳看来，疫情后的焦虑与迷茫是“世界青年”精神搁浅的缩影。

我们如今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世界？未



(来自网络视频截图)

来的出口究竟在哪儿？小说集《一跃而下》中，五部短篇诠释了她的隐忧。故事人物几乎都有着现实原型，他们是与她一同接受精英教育的中学好友，在全球自由流动穿梭的“世界青年”：有名校保送、美国藤校、多语背景的duke自我封闭的十年，祝力文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恣意，几乎做到“完美人生”却依旧认为自己一事无成的林书奇，离水的怪鱼，干涸的身体，不欢而散的聚会，密不透风的房间，游荡在马路上的幽灵，顾文艳的小说“写尽都会日常里的反常，浮世生活中的悸动和不安”……他们或挣扎或从容地延续着自身阶层的优势，而生活的焦虑、阶级的冲突和动荡的世界无一不在审视着他们。

不同于我们对于“世界青年”写作者的刻板认知，顾文艳的小说里不仅只有“我”与“我”的故事，她从所征服的“表世界”回归到作为精英一员的“内世界”。在小说集中，有一个非常天真而脆弱的青年共同体，他们不断地与周围世界、和有意义的“他者”对话，反复追问只有年轻人才格外关切的问题，诸如生活的意义，什么是真实的生活。而作家追问的方式，与那个从“内世界”中出走的超现实的路魆异曲同工，动用的是凶猛的想象力：《海怪》一篇中，怪鱼是有关真实生活的意义与信仰的隐喻，小说中有一个细节，隐藏海怪的那栋别墅和小区中其他建筑有着一样的外观，却呈现出神秘、违规的面目，而青年小群体将海怪深藏在地下室，并不声张……作者是在暗示，我们常常困苦于意义的缺失，但当真在现实生活中降临的时刻，我们却往往不敢面对，甚至落荒而逃。

虽然也有淡淡的迷茫和哀愁，但读者还是会顾文艳的小说中看到一种独属于年轻人的轻盈与跃动，那是一种青春的执着与勇气。如评论家所言，那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坦诚和决绝，“她知道如何安放自己，即使注定要掉落在时代的缝隙里，她也总会给人一种笃定的感觉”，同时，她也始终在思索：正在老去和正在成长的她和他们，在实现了“世界青年”的身份之后要怎么做？她给出了答案：必须一跃而下。结局未可知，但姿态决绝。

从个体的经验到个性的完善： 精神成长与冒险

“90后”“世界青年”于迷茫和隐忧中一跃而下的决绝，可能会让“70后”作家赵松松一口气，因为此前豆瓣上的一位书友在评价《你们去荒野》这本书时说，书中很多“此刻如何抵达”“一个人的现在如何关涉他的过去和未来”等生命意义的主题，本该由更年轻的写作者去写，但“80后”“90后”却没有什么人去写。

现在，有更多更年轻的写作者开始带着有关意义的追问，书写他们的人生之旅，并总是不自觉地从自己熟悉的一方世界开始：路魆在南方的乡村写作，顾文艳从她所在的世界青年精英小群体写起，而索南才让，这位“85后”作家，则继续他的草原之行，在这里，当天下即远方。

在长篇小说《野色》中，我们看到一头长着一双不祥的人眼并擅于独立思考的公牛“小妖”和他的主人那仁各自的人生。孤独的牛在沉思与斗争中找到自由与责任的平衡，失落的牧人也在牧场的转场中重燃对生命与情感的渴望。当我们再看精神的牧场策马前行，迎面而来的是孤独却自由的旷野之风。

索南才让并不希望自己被局限在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中，在他看来，时代越发展，人类的精神问题越趋同，现代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个体的经验和个性的完善上。站在时代变化的十字路口的索南才让，在《野色》中以超写实的笔法，直面生活方式、精神世界的失落与阵痛，和那些百无聊赖、安于现状、终日游荡的牧民形成镜像对比的，是那头长着人的眼睛，有着人的思想的牛，名为“小妖”，它与自己的族群格格不入，亦不被人类所认同。敏感、孤独、渴望自由而不得，以至于一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，陷入失声的状态。

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保有一片原始辽阔的精神原野，时代的水流冲刷中，如何坚守本心，养护心灵的草场，也许是失去了草场和自由的“小妖”和我们共同的命题。透过“小妖”深邃的瞳仁，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灼灼身影，并从这场精神游牧之旅中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。如小说中所言：“我们都在逃避现实的残酷，同时又无比留恋着它。我们都把希望放在一个点上，用短暂的灵光拼出世界的反面。”与其说这是一出民族叙事，不如说是一场精神的成长与冒险，它正契合了我们共同的时代情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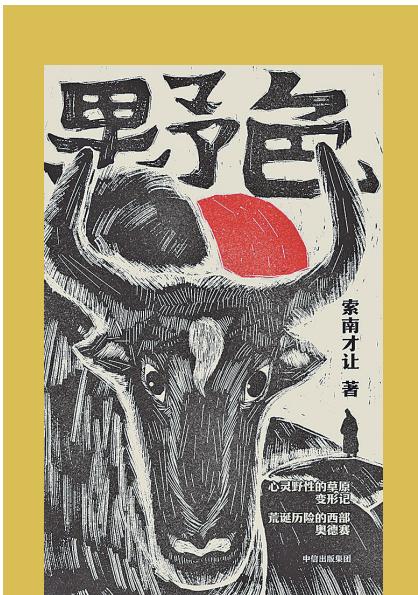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吉普赛郊游》

路魆 著

99读书人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.08

同名小说《吉普赛郊游》里，是一群人被迫走出固有的自己的世界，不得不遭遇痛苦挣扎的历程，在作者的描述里，自己的世界和外部世界同样都是幻象，等待主人公们通过这段历程，经历一场重新认识世界真相的伤寒杂病。而小说中那本反复出现的携带的《奥德赛》，也是作者对于“出



《野色》索南才让 著

中信出版集团 2024.07



《你们去荒野》赵松 著
中信出版集团 2024.08



《一跃而下》顾文艳 著
KEY·可以文化/浙江文艺出版社
2024.08